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三 國 志

(二)

陳 壽 撰

裴 松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二)
陳 壽 撰
之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三國志

魏志卷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琊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且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

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

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

主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尙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旣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因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尙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瑤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

其中

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

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

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命太后弟子奉車都尉關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

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乘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尙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

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關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下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

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乘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

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關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

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

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

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

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逸薨。加葬墓。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

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

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

善。卽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惑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

起常相隨
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世

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願鬻髮髻以巾拭面妾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嘗昔黃帝子孫蕃育豐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懼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因邪吾時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幸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

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親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饜國久長垂祚後

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屢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

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

卽位。有司奏請追諡。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嗣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

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尙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尤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

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敍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儼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犍。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

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

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

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類繁爲婚。應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應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擊校尉。應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應。溫三人位特。應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應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應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應。由此出。應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罔事故。能不豫際。會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

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母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后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

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媿。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

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覺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榮貴人亦有寵。

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

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

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

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

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册祖載，途親遺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闈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榮榮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

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淳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劍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會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會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酒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

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繡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矣。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

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

爵。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

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一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強。問泰始中疾薨，子緞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櫛按上文云：追諡太后祖父廣曰

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卽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襲公主爵。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三國志

魏志卷六

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尙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穎川輪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

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

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

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

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鬻鄉侯徵為并州牧

靈帝

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遣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為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

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漢記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

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遽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難雖痛勝於養肉及勸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

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

關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爭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問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

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閻貫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貫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掾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貫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

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

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

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尙書盧植曰。案尙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余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敎無母儀。統政荒

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尙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尙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

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劍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

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

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懼。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

有汝亂國。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
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禮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

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

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
驚動。癭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強兵。踰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
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甍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
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
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
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遷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
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
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癭沸蟻聚。
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
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
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卽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
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
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責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
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尙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搨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尙父。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魏魏，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為

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鄆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

二千石在鄆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記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鄆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

十年儲。

英雄記曰：鄆塢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假轉杯案問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豐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

百萬以買三公。顯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時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聰。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聰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

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聰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

悉椎

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

諺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蹶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郡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殮，諸袁死於郡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草膾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鄜，卓塢中金有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曰：雖

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

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齊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讟遂殺臣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詭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途至尙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懼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強旦客先

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

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

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風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

敗走。惟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

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惟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道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惟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惟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惟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惟。惟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尙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

惟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惟、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

惟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

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惟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惟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緡以與之。李惟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實。

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既開儲。儲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

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爲樂。汜將

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樓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薑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

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催者。催使兄子選。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

人伏氏一乘。賈詡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徒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難。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嬰公

癸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實公卿。此可行乎？促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促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勅

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詔過省，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二刀，手復與鞭，各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眞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郃、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覲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郃答曰：昔有窮后，弄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昱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郃言，而呵之令出。郃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遵爲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郃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郃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遵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郃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郃答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郃。郃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郃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

催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

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衆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鄙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

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惟汜大戰奉兵敗惟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尙

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滂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濬淳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繁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繁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尙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

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惟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

與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尙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禦之諸將或遺婢詣省閣或自齎酒曠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遣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

史刻印不供，乃以鍾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還，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還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還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

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雒夷三族。

典略曰：僊頭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

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

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威，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衛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

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

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

諸閹宦。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

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

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

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入。而竇氏反用其錄。遂果叛。

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

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

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禹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疑。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

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官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卓。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屢彌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嗾閹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既

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顛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遷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

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馮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馮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禍福。馮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等說馮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馮曰：爲之奈何。謀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馮素恇怯。因然其計。馮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馮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馮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馮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馮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馮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尙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滿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馮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當但開閭高枕。何憂何懼。馮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授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

說紹曰：將軍

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

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猖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爲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

平禍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尙東平張邈等

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殉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聲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善矣豈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

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

所計議與逸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唐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

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瓚督十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踐踏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督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瓚督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整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瓚督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瓶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降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

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視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既遷。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助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開。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鄴。

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既死。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合我乎。太祖聞而

以大將軍讓於紹。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瓊於易京。并其衆。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

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夫君子之望。雖平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罔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曠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

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有萬戶者。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

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軍。簡精卒十萬。騎萬匹。

將攻許。世語曰。紹士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瓚瑛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井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田。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

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涉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部。督使授及郭圖。滔于瓚各典一軍。遂合而南。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

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

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

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赫。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鑿發放橫。傷化虐民。父
嵩。乞匄。養因賊假位。與金瑩。擊輸貨。憚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遺醜。本無令德。價殺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
續遇董卓。健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佞短慮。輕
進易退。傷夷折劍。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破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
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
受灰滅之苦。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放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張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
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遠離局。故使從事中郎操助。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
以目百察。鉗口。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睡背。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
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
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嘗發丘中郎將。摸令校尉所
過。隨突。無該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踏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力誥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
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攙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張舉築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舉夷。故使鋒芒坐縮。蹶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
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隨。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
州涉濟。潔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而沃燧炭。有何不消滅者哉。

當今漢道踴躍。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

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

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怯。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

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

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

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

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檣發石也。於是遣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

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

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

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覺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

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

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

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

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聞宦擅朝英賢被害

豐乃素宵歸家袁紹起義車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譏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捐臂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或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還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異

過之故君責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尙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尙小而美而紹妻劉氏愛尙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僮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

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黑面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尙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以毀其形尙又為靈殺死者之家

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尙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尙有隙太祖北征

譚尙譚軍黎陽尙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

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譏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

告急於尙尙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尙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

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

軍至西平譚尙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謂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殞殞四海悼心賢骨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何窮青蠅飛於干旆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背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

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卽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遠難。不適難。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愆。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顧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遣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價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南奄之師。皆所以剷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孱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幕繼前軌。通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嗜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勤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興。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秋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釀而立輒。釀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紉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譖備。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軀。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帶主。雖傾倉覆庫。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膈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偈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譏惡之人。造飾無端。誘

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擄。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辭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辱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轍。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貸。有身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珖。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尙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尙。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

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尙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

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責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旣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障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

尙於中山。尙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敵。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瑛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瑛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尙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

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尙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尙。熙尙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尙字顯甫。吳書曰。尙有弟名買。與尙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尙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

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

術觀漢室衰頹。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毅。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謬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離。況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

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

暉。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陳。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

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

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據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時沛

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興典。刑將撥平兇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叁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瓘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

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校殺。懸之廊。

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

蘭於灑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擊政

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彌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灑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絕續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

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尙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檣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穰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

渤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數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峯陘字公季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平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脣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

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侯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

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

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復問。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牛。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

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漢書春秋曰。表答義曰。內

不失貢獻。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屬官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

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

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蔡母闔。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

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

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豐。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

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

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

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

典論曰表

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

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

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瑤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牛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尙書令

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緄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徽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太祖以

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漢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度萬里之業忽

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效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祿鮑永之棄并州寶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

十五人越爲光祿勳

傅子曰越劄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

或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劄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

數人隱居於鄒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遠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羲侍中

羲章陵人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

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

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時運羣生憔悴既無忠善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大夫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備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擊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很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

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桀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

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蒙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

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訛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本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注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己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僮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册府我有下多討字。

略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君策。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後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陽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訛作萬機今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訛作合四川之地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獎就誤獎賊。

酷烈誤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臣浩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宮字或官字之訛。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曰旛發石也○太平御覽說曰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訛作猶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作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臣明楷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祖兵則此文疑爲子字之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後漢書熙曰作康曰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術奪日碑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三國志

魏志卷七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鷹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雖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

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爲卓

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

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

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讎，欲以

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傳曰：時人語曰：人中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

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

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衆追

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郗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鄉州里也，卿殺布於鄉弱，不如實布可極得。汜懼，辭罷。楊於是外許汜，內實保護布。汜懼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從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

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譏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大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蜜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禍不盈。

曾禱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憤。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衛。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

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衛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

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逃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達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尙。京兆人也。尙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尙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尙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尙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璿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灑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發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林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

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

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遣退未敢自實。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耳。

登衛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他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餓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

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圖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彌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風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壘。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鄒郈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

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盜。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

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待其來攻。登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

不遣兵救也。以綿繹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壘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壘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

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

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曰。

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

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

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麈。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勁虜也。其乘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

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

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

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

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奮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

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秬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善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爲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鄉郡。類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

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達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

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

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孫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尙利。戰士尙衆。而

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隔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邱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

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津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遣。比辱雅贖。述敍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敵。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證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

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遶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及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誅。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曰。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

呂奉先

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曰。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恐。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

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

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遽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

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士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何焯曰。爲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邈勳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

騎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鬪誤作闕今改正
臧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監本訛作劉勳今改正

三國志

魏志卷八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華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慧。每

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

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

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彌天將軍安定王

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疏主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

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制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倫純機境內無賊盜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

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年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卽

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

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

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尙書事承制封拜虞

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使故樂浪太守甘鳳岐齎議詣虞使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

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魏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魏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備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

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

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授瓚。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

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阜蠶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觀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譏謔。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殘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陸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闕韋。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與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紹軍

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網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韓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難

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救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曝處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操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虜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

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辜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瓚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

所圖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

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

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

豈瞻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覺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險躡奔背，因疊館穀，此非天威梨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蠹賊，以焚熱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

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賊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彌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遠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途往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逢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問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教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願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救

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瓚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

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紹候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堯周之世。僂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候

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

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

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

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

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幃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儻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

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

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

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

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察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徒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尙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初如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

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

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諛陳遼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廻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管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等

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

刻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長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

暴良民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播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百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遠啓處雖薰葷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彌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甯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勒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奇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尙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

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與

使君君侯將軍膏乘懿德允武允文體厚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慮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愷懷夷貊賴侯以清蕞蕞妖寇匪侯不甯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深屬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斃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馮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

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

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

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社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卽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

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

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

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誠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

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

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壇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

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類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郡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稠密。重納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張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買魏而執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懼。懷墓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焉。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割制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靡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

玄亮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纁垂纓。成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蓋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惡。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惠。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變節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貞。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污。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

齋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

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遠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覺。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齋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齋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杏。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吞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大小。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

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慚爲賊權汚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隙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綵。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滄。慚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喪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明運未訖。將播霽。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傾竭。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管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藥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曠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甯。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轟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得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慚之矣。臣之懷懷。愈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

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懟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顯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

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部。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奮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驥。驥將已篤矣。不宜廢扁鵲。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叢髮。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

駸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髮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髮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書徵淵。淵遂發

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

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

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蠅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溼。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賈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寬。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故匿。度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連。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疆宇。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遠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堂。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冀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人。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闢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志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遠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限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傳怨。纒纒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繪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張吳之歡。昭事魏之心。覆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變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憤而知善。諷巧以直。惑亂聖聽。尙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控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愾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參。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儒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退出。近郊農民。釋其縛縛。伐薪制挺。改案爲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寡。怨而不怒。比遭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舉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講誦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滯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

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平。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劇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

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退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

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

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棄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

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寔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贖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成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

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

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至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

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聞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清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

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

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

諡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河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省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緇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

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

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櫛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燹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

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燬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

臣松之以

爲張魯雖有善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攢。圃孫也。

爲子

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葦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爲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爲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

郡表薦爲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爲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還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魏志卷八攷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据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繫太守以侯氏者。所

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賁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爲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橫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注有引瓚遣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爲是。

今改正。

舉火爲應。注乃遣問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便陳琳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

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卽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彊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覽作固彊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略載淵表曰○魏略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册府作軍旅行成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

禮謂中臣明楷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

失之今改正

三國志

魏志卷九

夏侯惇 韓浩史漢

舉軌 李勝 檀範

夏侯淵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何晏

鄧颺

丁謐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悉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

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

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

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

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

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

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懋，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懋，即清河公主

也。懋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懋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懋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懋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懋者，遂召

還爲尙書。楸在四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詭構。冀不推買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虞嗣。虞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

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

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剪杜陽爲河陰。令車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

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稀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稀。降其十餘

屯狶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

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陰糜泝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鄆，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泝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

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

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蜀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與世園安

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后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

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濡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陣

之事有違者輒殿以鞭捶榮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

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

遂沒陣衡堯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堯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

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所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

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

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

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實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秦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秦薨。子初嗣。又分封秦弟

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

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

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

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

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自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

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蕪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

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語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曹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尙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

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糶。于時議令平糶賞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實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爲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請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勞，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追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慚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歛望。明

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

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

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

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

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

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

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

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

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

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

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詒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

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

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墟字顯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藝仕晉辟公府歷洛

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罔輔政墟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墟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性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

所迫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

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南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

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

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皝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巖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愁且懼。靡所底告。臣

聞虞舜賢。以稷契為先。成湯受命。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願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契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

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編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違德尙勤。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後父。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

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敍。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驟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栢毀壞。碑獸石柱。率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

前。偉曰。颺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普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

退見徵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稜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燕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

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尙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穆焉。丁謐。畢軌等既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恆

猜防焉。禮親雖存而賄所與造皆不復由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

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

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為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

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慙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侍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立殷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益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戲人時乃知

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忠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遊，桓範譚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

雖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

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尙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趨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

可知。如此者三。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

所。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了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

馬懸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

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之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

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

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屬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屬。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屬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厚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因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懸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謐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中，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攢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自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

虜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銅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果遷榮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趨受符吏石虎頭。斫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差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誠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婦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遣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

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輕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與二虎衛。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皆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諱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與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彌。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極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奉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尙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選。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

中。紹功臣世。封眞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眞後。千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絕祀。故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

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蔡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卽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

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晏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尙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賦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疎丁野等七姓。宣王曰。未也。

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尙，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尙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尙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

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尙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尙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尙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尙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尙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尙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尙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

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尙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尙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尙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尙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尙。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尙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尙薨。諡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尙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

贈征南大將軍

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尙戶三百。賜尙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

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

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載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

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

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任事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

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

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

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濟濟爲護軍時。有諸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問以間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途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

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尙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陸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縉又以列侯給事中。尙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縉曰。玄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父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臥。豐遣縉省病。縉屏人語。緝曰。縉尙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乘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縉家同慮者也。縉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族。縉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軍察人。兵就誅。

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遣子游，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緡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秉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

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衆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乘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衆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尙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緡以選尙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侍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往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緡雖尙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

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圖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圖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暢、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鏐。

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貴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

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

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紹以尙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

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爲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尙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

戶以奉尙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其錄尙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

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尙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嘗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尙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違。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遠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小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壘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顯當與帝別涕泣歎獻。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遺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旣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自行。君有

其說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譏鑿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

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尙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漢陽內史平原太守

中爲尙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

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縉二十四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妻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

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利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臯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尙書王經雖身陷法辟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苻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爲

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耶中

晉吏部尙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尙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呂布軍於摩陂。○臣明楷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之事。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二字。疑爲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注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作鹵。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斬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尋陽者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略作以官易婦爲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爲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何焯曰崖柴藝文作啞喋玉簫啞狗欲嚙也類篇又作嚙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點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窗八達未必能得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證也窗與聰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母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爲安東將軍非衛將軍也

徒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按高貴卿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